

中共酷刑无法屈服的人



人心。二十一年了，法轮功学员仍然还在承受巨大的压力，还在长期不懈的付出，但他们还是如此和平，如何善良。人们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感觉最深的仍然是他们的善心与笑容。

这是一群相信天理的人，他们知道，心里仇恨“真、善、忍”，仇恨善良的炼功人会给人们带来不好，所以要坚持讲真相。他们也知道，对“真、善、忍”价值进行打击，对无辜进行迫害的恶人恶行，最终会为天理所不容。中共的滔天罪恶，已经把自己送进了死亡之门，所以他们要去制止迫害，要让人们远离迫害的团伙，退出中共，不受其牵连。

良药苦口，利于病；忠言逆耳，利于行。虽然他们的心境，也许有的人一时还难以理解；他们的做法，有的人现在还难以接受。但不管他们是上街发真相资料，还是他们劝人们退党，至少有一点，他们是真心为了别人好。都是为了能够给人们带来一片光明的未来。

对法轮功的迫害仍然在持续着。法轮功走过的二十一年，展现了正信的辉煌，预告了迫害的必然失败。但这场迫害，却成为良知与正义的试金石。我们需要思考，在迫害开始到解体的过程中，在正邪、善恶之间，我们如何摆放我们的位置的？



中共酷刑无法屈服的人



人心。二十一年了，法轮功学员仍然还在承受巨大的压力，还在长期不懈的付出，但他们还是如此和平，如何善良。人们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感觉最深的仍然是他们的善心与笑容。

这是一群相信天理的人，他们知道，心里仇恨“真、善、忍”，仇恨善良的炼功人会给人们带来不好，所以要坚持讲真相。他们也知道，对“真、善、忍”价值进行打击，对无辜进行迫害的恶人恶行，最终会为天理所不容。中共的滔天罪恶，已经把自己送进了死亡之门，所以他们要去制止迫害，要让人们远离迫害的团伙，退出中共，不受其牵连。

良药苦口，利于病；忠言逆耳，利于行。虽然他们的心境，也许有的人一时还难以理解；他们的做法，有的人现在还难以接受。但不管他们是上街发真相资料，还是他们劝人们退党，至少有一点，他们是真心为了别人好。都是为了能够给人们带来一片光明的未来。

对法轮功的迫害仍然在持续着。法轮功走过的二十一年，展现了正信的辉煌，预告了迫害的必然失败。但这场迫害，却成为良知与正义的试金石。我们需要思考，在迫害开始到解体的过程中，在正邪、善恶之间，我们如何摆放我们的位置的？



法轮功二十一年历程带给我们的思考

【明慧网】从一九九二年开传到今天，法轮功走过了二十一个年头。二十一年里，人们目睹了法轮功给世界带来的健康与道德提升，更见证了一群修炼人实践真善忍的历程。这带给我们很多的省思。

在修炼法轮功的千千万万人中，通过炼功得到健康，甚至从死亡线上走过来的比比皆是。几乎每一个修炼人，都可以写一本感恩的书。在炼功前，笔者每隔几个月便要生病一场，炼功到现在，七八年没有生过病，而我身边的炼功人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也几乎都是这样，长年都很健康。

历史上中国曾经出现过扁鹊、孙思邈、张仲景、华佗等这样的杰出医学家。他们妙手回春的故事、他们治愈的顽疾、他们能够覆盖的人群，其实非常有限，但已经可以让中国人谈论至今仍然可以非常自豪。那么，用同样的目光去思考一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所做的事情，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呢？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感到自豪，应该好好珍惜？

一个美国教授说，如果人们能够理解《转法轮》，那么，他们会明白，医学、物理学、文学等的诺贝尔奖应该授予李洪志先生。其实，我们仔细思考一下，有哪个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对如此广大的人群，用如此低的花费，做过如此重大的医学贡献呢？

同样，接触过法轮功学员比较多，时间比较长的人，都会感到这群人很真诚，很善良，是一批道德水准很高的人。人们常说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

23

法轮功二十一年历程带给我们的思考

【明慧网】从一九九二年开传到今天，法轮功走过了二十一个年头。二十一年里，人们目睹了法轮功给世界带来的健康与道德提升，更见证了一群修炼人实践真善忍的历程。这带给我们很多的省思。

在修炼法轮功的千千万万人中，通过炼功得到健康，甚至从死亡线上走过来的比比皆是。几乎每一个修炼人，都可以写一本感恩的书。在炼功前，笔者每隔几个月便要生病一场，炼功到现在，七八年没有生过病，而我身边的炼功人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也几乎都是这样，长年都很健康。

历史上中国曾经出现过扁鹊、孙思邈、张仲景、华佗等这样的杰出医学家。他们妙手回春的故事、他们治愈的顽疾、他们能够覆盖的人群，其实非常有限，但已经可以让中国人谈论至今仍然可以非常自豪。那么，用同样的目光去思考一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所做的事情，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呢？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感到自豪，应该好好珍惜？

一个美国教授说，如果人们能够理解《转法轮》，那么，他们会明白，医学、物理学、文学等的诺贝尔奖应该授予李洪志先生。其实，我们仔细思考一下，有哪个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对如此广大的人群，用如此低的花费，做过如此重大的医学贡献呢？

同样，接触过法轮功学员比较多，时间比较长的人，都会感到这群人很真诚，很善良，是一批道德水准很高的人。人们常说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

23

沈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，曾在中国大陆引发大量网民声讨，但那次曝光的只是中共人间地狱的冰山一角。本文主人公，在一个劳教所里折磨不垮，再转到另一个劳教所摧残，在“各层地狱”中八度辗转，经历实属罕见。

她的善良曾感化了凶顽，她用生命坚守着圣洁的信念，用鲜血维护了一个女性的尊严。

至善与至恶的对决

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，以酷刑臭名昭著的辽宁省沈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，突然让十名法轮功学员收拾行李。这是十位历经各种酷刑都坚贞不屈的女人，劳教所不可能给她们自由，那要把她们送到哪里？

33岁的尹丽萍被押了出来，她意识到自己再也回不来了。看着两个残酷迫害她的女队长，她想：她们这么作恶却不知自己将面临什么恶果，她由衷地可怜她们。她走到了大队长王乃民面前，平静地说：“请你在法轮功的这件事上摆正与你工作的关系，善待她们。”这个平日惯以两根高压电棍长久电人的恶煞，此时眼里完全没了恶意，苦笑了一下，显出那罪恶并不是发自她本心的无奈。

尹丽萍又看了一眼比她还小一岁的队长张秀荣，脑海里浮现出这个“地狱酷吏”折磨自己的一幕一幕……她小声说：“你一定要学尖一点，这件事

2

沈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，曾在中国大陆引发大量网民声讨，但那次曝光的只是中共人间地狱的冰山一角。本文主人公，在一个劳教所里折磨不垮，再转到另一个劳教所摧残，在“各层地狱”中八度辗转，经历实属罕见。

她的善良曾感化了凶顽，她用生命坚守着圣洁的信念，用鲜血维护了一个女性的尊严。

至善与至恶的对决

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，以酷刑臭名昭著的辽宁省沈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，突然让十名法轮功学员收拾行李。这是十位历经各种酷刑都坚贞不屈的女人，劳教所不可能给她们自由，那要把她们送到哪里？

33岁的尹丽萍被押了出来，她意识到自己再也回不来了。看着两个残酷迫害她的女队长，她想：她们这么作恶却不知自己将面临什么恶果，她由衷地可怜她们。她走到了大队长王乃民面前，平静地说：“请你在法轮功的这件事上摆正与你工作的关系，善待她们。”这个平日惯以两根高压电棍长久电人的恶煞，此时眼里完全没了恶意，苦笑了一下，显出那罪恶并不是发自她本心的无奈。

尹丽萍又看了一眼比她还小一岁的队长张秀荣，脑海里浮现出这个“地狱酷吏”折磨自己的一幕一幕……她小声说：“你一定要学尖一点，这件事

2

重的迫害使尹丽萍一度失去记忆，留下了生命中的空白。尹丽萍能在一轮轮致命的长期迫害和酷刑摧残中活过来，一次次展现生命的奇迹，这是不修炼的人难以想象的。

尾声： 中华民族的悲剧

尹丽萍的悲剧，是千千万万信仰真善忍同胞和家庭被迫害的缩影。谎言欺世，迫害善良，这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。中共以迫害法轮功为先导，迫害笼罩着整个民族。

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，杜斌的纪录片《小鬼头上的女人》第一部在香港首播，马三家劳教所的罪恶，震动海内外。

从中我们看到，迫害和酷刑已经对准了访民和普通人。而访民不是固定的阶层，从平民到官员，到军人、武警、警察、法官，他们上访被毒打被劳教屡见不鲜。当今中国各个阶层的人，都被邪恶的暴政威胁着。

对邪恶的沉默，就是对邪恶的纵容，邪恶将肆无忌惮，泛滥人间。这是真正的民族悲剧。

前天它屠杀请愿的学生，昨天它开始残害法轮功，今天他同时迫害着访民，明天就可能迫害了我！让我们对邪恶说不——在真相的流传中呼唤正义，对邪恶说不，全民反迫害，这才是挽救民族悲剧的希望。

重的迫害使尹丽萍一度失去记忆，留下了生命中的空白。尹丽萍能在一轮轮致命的长期迫害和酷刑摧残中活过来，一次次展现生命的奇迹，这是不修炼的人难以想象的。

尾声： 中华民族的悲剧

尹丽萍的悲剧，是千千万万信仰真善忍同胞和家庭被迫害的缩影。谎言欺世，迫害善良，这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。中共以迫害法轮功为先导，迫害笼罩着整个民族。

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，杜斌的纪录片《小鬼头上的女人》第一部在香港首播，马三家劳教所的罪恶，震动海内外。

从中我们看到，迫害和酷刑已经对准了访民和普通人。而访民不是固定的阶层，从平民到官员，到军人、武警、警察、法官，他们上访被毒打被劳教屡见不鲜。当今中国各个阶层的人，都被邪恶的暴政威胁着。

对邪恶的沉默，就是对邪恶的纵容，邪恶将肆无忌惮，泛滥人间。这是真正的民族悲剧。

前天它屠杀请愿的学生，昨天它开始残害法轮功，今天他同时迫害着访民，明天就可能迫害了我！让我们对邪恶说不——在真相的流传中呼唤正义，对邪恶说不，全民反迫害，这才是挽救民族悲剧的希望。

到最后会清算的，你不要再参与了。”张秀荣突然慌张地、快速地在尹丽萍耳边低声说：“你有病，记住你有病，你有病”。

这名女警完全知道要把她们送到哪里，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升级摧残，而“有病”是拒收并送回她们的唯一理由。

自2000年9月尹丽萍等拒不屈服的法轮功学员被秘密转入马三家劳教所，四队队长张秀荣就开始了疯狂的迫害，洗脑、毒打、电击、体罚……一次无止无休的电击，尹丽萍呼吸困难，开始抽搐，痛苦得思维好象脱离了肉体，她想起了师父的教诲。忽然窗外狂风四起，天昏地暗，霹雳炸响在窗前，张秀荣吓得扔了电棍破门而逃。此后张秀荣命令手下的打手——劳教人员，残害尹丽萍，但任凭天天怎样的摧残，都不能让这一羸弱的女子屈服……

众多男警仿佛定格一般，只是静静地等着她们走来，铐上手铐，押上一辆大客车。

丧尽人伦的炼狱

尹丽萍、邹桂荣（已被迫害身亡）、赵素环、任冬梅、周艳波、王丽、王敏、王克一、曲阿姨等十名女子，还有彭庚（已被迫害致死）和另一名男子，这些坚贞不屈的法轮功学员，被押到了张士劳教所。两个膀大腰圆的男警过来宣读条例，其中念道：“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，打死算自杀！”

到最后会清算的，你不要再参与了。”张秀荣突然慌张地、快速地在尹丽萍耳边低声说：“你有病，记住你有病，你有病”。

这名女警完全知道要把她们送到哪里，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升级摧残，而“有病”是拒收并送回她们的唯一理由。

自2000年9月尹丽萍等拒不屈服的法轮功学员被秘密转入马三家劳教所，四队队长张秀荣就开始了疯狂的迫害，洗脑、毒打、电击、体罚……一次无止无休的电击，尹丽萍呼吸困难，开始抽搐，痛苦得思维好象脱离了肉体，她想起了师父的教诲。忽然窗外狂风四起，天昏地暗，霹雳炸响在窗前，张秀荣吓得扔了电棍破门而逃。此后张秀荣命令手下的打手——劳教人员，残害尹丽萍，但任凭天天怎样的摧残，都不能让这一羸弱的女子屈服……

众多男警仿佛定格一般，只是静静地等着她们走来，铐上手铐，押上一辆大客车。

丧尽人伦的炼狱

尹丽萍、邹桂荣（已被迫害身亡）、赵素环、任冬梅、周艳波、王丽、王敏、王克一、曲阿姨等十名女子，还有彭庚（已被迫害致死）和另一名男子，这些坚贞不屈的法轮功学员，被押到了张士劳教所。两个膀大腰圆的男警过来宣读条例，其中念道：“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，打死算自杀！”

曲阿姨因为体检不合格，被退回马三家，幸免一劫，而尹丽萍她们九人，竟然分别被带进了九个男监室。四个男劳教犯在男牢等候尹丽萍，一个男犯说：“这里不转化没有让睡觉的，一个女的在这里十八天都没让睡觉，最后精神病了。”

“丽萍，丽萍，我们从狼窝又被马三家送到了虎穴，这个政府都在耍流氓了。”外面传来邹桂荣凄惨的叫声，尹丽萍拼命冲了出去，邹桂荣也拼命冲到了走廊，她们死死地抱在一起，男犯们拼命毒打，尹丽萍的右眼角骨被打凸起来，衣服被扯得几乎一丝不挂，她们被拖拽回去，继续被毒打，被猥亵，竟然还有人来摄像……

尹丽萍被打得思维静止了，当邹桂荣的惨叫再次传来，她循声而起，随即男犯抄起落地衣架砸得她头破血流。邹桂荣冲了进来，拉着尹丽萍冲了出去，她们完全置生死于度外，在暴雨般的拳脚下，不断地撞击楼道的铁门……

铁门终于开了，遍体鳞伤的她们质问赶来的警察：为什么对我们这么耍流氓？你是否有母亲，有妻子，有姐妹？她们被这么摧残你们也无动于衷么？我们活着出去一定会告你，我们如果死在这里，我们的灵魂绝不会放过你……本来幕后指使着这一切的警察，被震慑了，他漠然地命令男犯：在他值班时不要叫这俩人出事，让她俩今晚在一起，让她

4

曲阿姨因为体检不合格，被退回马三家，幸免一劫，而尹丽萍她们九人，竟然分别被带进了九个男监室。四个男劳教犯在男牢等候尹丽萍，一个男犯说：“这里不转化没有让睡觉的，一个女的在这里十八天都没让睡觉，最后精神病了。”

“丽萍，丽萍，我们从狼窝又被马三家送到了虎穴，这个政府都在耍流氓了。”外面传来邹桂荣凄惨的叫声，尹丽萍拼命冲了出去，邹桂荣也拼命冲到了走廊，她们死死地抱在一起，男犯们拼命毒打，尹丽萍的右眼角骨被打凸起来，衣服被扯得几乎一丝不挂，她们被拖拽回去，继续被毒打，被猥亵，竟然还有人来摄像……

尹丽萍被打得思维静止了，当邹桂荣的惨叫再次传来，她循声而起，随即男犯抄起落地衣架砸得她头破血流。邹桂荣冲了进来，拉着尹丽萍冲了出去，她们完全置生死于度外，在暴雨般的拳脚下，不断地撞击楼道的铁门……

铁门终于开了，遍体鳞伤的她们质问赶来的警察：为什么对我们这么耍流氓？你是否有母亲，有妻子，有姐妹？她们被这么摧残你们也无动于衷么？我们活着出去一定会告你，我们如果死在这里，我们的灵魂绝不会放过你……本来幕后指使着这一切的警察，被震慑了，他漠然地命令男犯：在他值班时不要叫这俩人出事，让她俩今晚在一起，让她

4

就叫来尹丽萍的弟弟把全家转移了。紧跟着警察杀了回来，抓不到人，就盘查尹家所有的亲戚。

被逼无奈，尹母留下来照顾流离失所的孩子，尹丽萍去了铁岭市，给那些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家属一个一个打电话，告诉他们警察的暴行，连他们的亲人都感到震惊。

二零零四年的十月十四日，尹丽萍被国保警察抓捕，又是不经审判劳教三年。

再度生还 迫害未完

第四次被非法劳教，尹丽萍第三次进了马三家劳教所。被摧残三个月后，生命垂危的尹丽萍第六次被抬回家时，血压已经降为零！

为女儿活命，尹母连续给孩子念《转法轮》，大法的神奇力量，使尹丽萍又一次奇迹地活过来了。

这第四次劳教的打击太大了。马三家教养院，崭新的大楼，齐全的设备，充足的警力，连续的迫害，夜夜都在酷刑折磨。高分贝播放的咒骂声，使尹丽萍留下了后遗症，听到大声音就精神崩溃。法轮功学员有的牙被打光，有的精神恍惚，崔振环、李春兰被折磨成精神病。抚顺的秦清芳老太太被迫害死了，生前曾托尹丽萍把自己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他儿子，尹丽萍丢了一位电话号码，没能完成老人家的遗愿，难过极了……

以上这些，并非尹丽萍所受迫害的全部，更严

21

就叫来尹丽萍的弟弟把全家转移了。紧跟着警察杀了回来，抓不到人，就盘查尹家所有的亲戚。

被逼无奈，尹母留下来照顾流离失所的孩子，尹丽萍去了铁岭市，给那些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家属一个一个打电话，告诉他们警察的暴行，连他们的亲人都感到震惊。

二零零四年的十月十四日，尹丽萍被国保警察抓捕，又是不经审判劳教三年。

再度生还 迫害未完

第四次被非法劳教，尹丽萍第三次进了马三家劳教所。被摧残三个月后，生命垂危的尹丽萍第六次被抬回家时，血压已经降为零！

为女儿活命，尹母连续给孩子念《转法轮》，大法的神奇力量，使尹丽萍又一次奇迹地活过来了。

这第四次劳教的打击太大了。马三家教养院，崭新的大楼，齐全的设备，充足的警力，连续的迫害，夜夜都在酷刑折磨。高分贝播放的咒骂声，使尹丽萍留下了后遗症，听到大声音就精神崩溃。法轮功学员有的牙被打光，有的精神恍惚，崔振环、李春兰被折磨成精神病。抚顺的秦清芳老太太被迫害死了，生前曾托尹丽萍把自己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他儿子，尹丽萍丢了一位电话号码，没能完成老人家的遗愿，难过极了……

以上这些，并非尹丽萍所受迫害的全部，更严

21

马三家抬回，就这样结束了这次“期限三年”的劳教。尹丽萍气息奄奄，通过炼功恢复着身体。

儿子的小伙伴儿都喜欢到尹家来玩，其中就有迫害尹丽萍的警察方建业的表亲外甥。这些孩子都失去父爱或母爱，尹丽萍成了他们的妈妈和好朋友，给他们讲故事，讲法轮大法好。

七月的时候，一个叫黄春霖的孩子被人带到了尹家，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，也被警察迫害！这孩子不久前被铁岭国保大队抓起来好几天，警察俞德海、孙立忠、杨东升一天一宿不让孩子睡觉，逼他说出他妈妈朝鲜族法轮功学员金红玉在那里，还逼问其他大法弟子的住处，孩子什么都没讲，警察就开着警车逼着孩子去找那些阿姨。

全家逃亡 四度劳教

二零零三年的七月十九日夜里，瘫痪回家的尹丽萍，炼功一个来月已经能走路了，她和往常一样安排孩子们睡下。房门突然被打开了，国保大队的警察又涌了进来，为首的还是张福才、刘福堂，一个警察把尹丽萍按倒，抓着头发往地上撞。尹母大声呼救，被警察一拳打得锁骨凸起，邻居大姐进来拉人反而被打，说她袭警。大姐怒骂道：“谁能看出你们是警察，我袭的是流氓！”

警察见激起民愤了，抓了一个赶来的男法轮功学员就撤退了。全家惊魂未定，知道他们还要反扑，

马三家抬回，就这样结束了这次“期限三年”的劳教。尹丽萍气息奄奄，通过炼功恢复着身体。

儿子的小伙伴儿都喜欢到尹家来玩，其中就有迫害尹丽萍的警察方建业的表亲外甥。这些孩子都失去父爱或母爱，尹丽萍成了他们的妈妈和好朋友，给他们讲故事，讲法轮大法好。

七月的时候，一个叫黄春霖的孩子被人带到了尹家，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，也被警察迫害！这孩子不久前被铁岭国保大队抓起来好几天，警察俞德海、孙立忠、杨东升一天一宿不让孩子睡觉，逼他说出他妈妈朝鲜族法轮功学员金红玉在那里，还逼问其他大法弟子的住处，孩子什么都没讲，警察就开着警车逼着孩子去找那些阿姨。

全家逃亡 四度劳教

二零零三年的七月十九日夜里，瘫痪回家的尹丽萍，炼功一个来月已经能走路了，她和往常一样安排孩子们睡下。房门突然被打开了，国保大队的警察又涌了进来，为首的还是张福才、刘福堂，一个警察把尹丽萍按倒，抓着头发往地上撞。尹母大声呼救，被警察一拳打得锁骨凸起，邻居大姐进来拉人反而被打，说她袭警。大姐怒骂道：“谁能看出你们是警察，我袭的是流氓！”

警察见激起民愤了，抓了一个赶来的男法轮功学员就撤退了。全家惊魂未定，知道他们还要反扑，

们睡觉。

然而四个男人依然在房间里监视，走廊里不时传来别的房间敲门砸门的叫声，她们彻夜未眠。

第二天晚上，残暴再次上演，邹桂荣再次被迫打到尹丽萍的房间，尹丽萍大口吐血，发起高烧。怕出人命，魔鬼暂停了摧残。

第三天，她们想起了被关在最里边的房间里的未婚姑娘任冬梅。她们冲到走廊大声呼喊着“冬梅”，告诉惊来的警察：你们如果还有人性就不能伤害任冬梅，你们也有女儿！

第四天，张士劳教所看到酷刑无法让她们屈服，又怕出人命，不敢再迫害，把她们转到沈新教养院。

历经迫害 坚持信仰

劳教所动用洗脑和各种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，逼迫转化，如果所有暴力手段都不能让人屈服，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业绩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前期，就把她们推给别的劳教所。尹丽萍就这样先后八次在这样的黑狱中辗转。

◇铁岭劳教

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，尹丽萍为法轮功上访被非法劳教，囚入铁岭劳教所。警察毒打是家常便饭，还专门电击女法轮功学员的敏感部位，电得人满地翻滚。大家绝食抗议。尹丽萍被警察叫去，桌上是两根大电棍，还有赫然写着“打死白打死”的文件。

们睡觉。

然而四个男人依然在房间里监视，走廊里不时传来别的房间敲门砸门的叫声，她们彻夜未眠。

第二天晚上，残暴再次上演，邹桂荣再次被迫打到尹丽萍的房间，尹丽萍大口吐血，发起高烧。怕出人命，魔鬼暂停了摧残。

第三天，她们想起了被关在最里边的房间里的未婚姑娘任冬梅。她们冲到走廊大声呼喊着“冬梅”，告诉惊来的警察：你们如果还有人性就不能伤害任冬梅，你们也有女儿！

第四天，张士劳教所看到酷刑无法让她们屈服，又怕出人命，不敢再迫害，把她们转到沈新教养院。

历经迫害 坚持信仰

劳教所动用洗脑和各种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，逼迫转化，如果所有暴力手段都不能让人屈服，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业绩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前期，就把她们推给别的劳教所。尹丽萍就这样先后八次在这样的黑狱中辗转。

◇铁岭劳教

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，尹丽萍为法轮功上访被非法劳教，囚入铁岭劳教所。警察毒打是家常便饭，还专门电击女法轮功学员的敏感部位，电得人满地翻滚。大家绝食抗议。尹丽萍被警察叫去，桌上是两根大电棍，还有赫然写着“打死白打死”的文件。

尹丽萍正色道：“谁执行，谁就是千古的罪人。”惯于电人的王志斌似乎良心发现，没动刑，让她去零下二、三十度的室外刨地沟、干手工。

一个十七、八岁男孩还穿着凉拖鞋，双脚冻成黑紫色。尹丽萍把雪地鞋给了他，男孩感动得不知所措，而她穿上那双冻得帮帮硬的凉拖鞋，不到两分钟就冻的受不了了……在这里被奴役到月底，就被转到辽阳劳教所。

◇辽阳奴役

在辽阳劳教所，每天干二十小时的奴工，白天到轧钢厂轧铁、装铁条，不带面具做有毒的石棉瓦，铺铁路……重体力活干一白天，晚上回来还要做手工扎花，被劳教所榨干血泪，眼睛整天布满血丝，十指血肉模糊，胳膊血迹斑斑，后半夜全身痛的都上不了床。一次累得大口吐血，警察都不给片刻休息。对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，变着法地折磨、毒打以至剥夺睡眠。

一个姓尹的副队长，每次值班时就会趁别的警察不在，把尹丽萍叫到办公室，了解法轮功的真相，偷偷给她冲豆奶。尹队长以前也打过人，了解真相后就暗中保护她们，为她们说公道话，但很快被降职调离了。

◇马三家——张士——沈新 五天内的生死跨越

尹丽萍正色道：“谁执行，谁就是千古的罪人。”惯于电人的王志斌似乎良心发现，没动刑，让她去零下二、三十度的室外刨地沟、干手工。

一个十七、八岁男孩还穿着凉拖鞋，双脚冻成黑紫色。尹丽萍把雪地鞋给了他，男孩感动得不知所措，而她穿上那双冻得帮帮硬的凉拖鞋，不到两分钟就冻的受不了了……在这里被奴役到月底，就被转到辽阳劳教所。

◇辽阳奴役

在辽阳劳教所，每天干二十小时的奴工，白天到轧钢厂轧铁、装铁条，不带面具做有毒的石棉瓦，铺铁路……重体力活干一白天，晚上回来还要做手工扎花，被劳教所榨干血泪，眼睛整天布满血丝，十指血肉模糊，胳膊血迹斑斑，后半夜全身痛的都上不了床。一次累得大口吐血，警察都不给片刻休息。对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，变着法地折磨、毒打以至剥夺睡眠。

一个姓尹的副队长，每次值班时就会趁别的警察不在，把尹丽萍叫到办公室，了解法轮功的真相，偷偷给她冲豆奶。尹队长以前也打过人，了解真相后就暗中保护她们，为她们说公道话，但很快被降职调离了。

◇马三家——张士——沈新 五天内的生死跨越

进调兵山看守所。

当时的铁岭公安局局长还是王立军，他为了往上爬，积极迫害法轮功。刑警大队的警察毒打、吊铐法轮功学员，逼供制造“大案要案”，扬言要判无期徒刑，极其嚣张。

半夜里，隔壁的房间都能听到胶皮管子打人的劈啪声和惨叫声。王杰等三人被吊在墙上两天两夜，头被胶皮管子打得嗡嗡响，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吊在两臂上，疼痛难忍，王杰大拇指半年没有知觉，大脚趾甲脱落，右臂八年了还抬不起来。

三度劳教 瘫痪换自由

二零零二年底，尹丽萍不经审判非法劳教三年，再次进入以酷刑闻名于世的沈阳马三家劳教所。

二零零三年三月，铁岭银州区法院开庭，被铁岭公安局刑讯逼供致残的李伟绩，被判八年，王杰、蔡邵杰、张波判七年。年轻的王杰遭受严重迫害，七年刑满后只一年多就去世了。

二零零三年的六月，在马三家劳教所被迫害了七个月后，被折磨得下肢瘫痪的尹丽萍，被家人从



酷刑演示：吊打（绘画）

进调兵山看守所。

当时的铁岭公安局局长还是王立军，他为了往上爬，积极迫害法轮功。刑警大队的警察毒打、吊铐法轮功学员，逼供制造“大案要案”，扬言要判无期徒刑，极其嚣张。

半夜里，隔壁的房间都能听到胶皮管子打人的劈啪声和惨叫声。王杰等三人被吊在墙上两天两夜，头被胶皮管子打得嗡嗡响，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吊在两臂上，疼痛难忍，王杰大拇指半年没有知觉，大脚趾甲脱落，右臂八年了还抬不起来。

三度劳教 瘫痪换自由

二零零二年底，尹丽萍不经审判非法劳教三年，再次进入以酷刑闻名于世的沈阳马三家劳教所。

二零零三年三月，铁岭银州区法院开庭，被铁岭公安局刑讯逼供致残的李伟绩，被判八年，王杰、蔡邵杰、张波判七年。年轻的王杰遭受严重迫害，七年刑满后只一年多就去世了。

二零零三年的六月，在马三家劳教所被迫害了七个月后，被折磨得下肢瘫痪的尹丽萍，被家人从



酷刑演示：吊打（绘画）

一家流亡到铁岭的大法弟子。那些不起眼的出租房里，有的没有任何家具，大法弟子全家睡在铺着纸壳和报纸的地上，孩子都不敢出屋，外面还在抓捕……

两起血案

二零零二年大年刚过，邹桂荣流离失所到了尹家。三度重逢，姐妹俩特别高兴。上次写的材料被没收了，邹桂荣要重新写，就在尹家屋后一间冰冷的小房里，写完了她被迫害的经历——竟成绝笔！

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一日，比尹丽萍还要坚强的邹桂荣，死在了抚顺市将军地区十字楼看守所。噩耗传来，尹丽萍全身瘫软，欲哭无泪。

“她刚从咱家离开没几天啊，”尹母不敢相信，一边干活一边哽咽着：“多好的孩子啊！到咱家就干活，尽挑剩菜剩饭吃，懂事懂礼貌……她还有个孩子吧？太可惜了……”

沈阳的王杰听到噩耗，特意来铁岭看望尹丽萍。她们商量着搜集迫害证据，到国际法庭去告状。

四个月后，铁岭警察再次制造血案。十月八日，尹丽萍等人正在写上告材料，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大门，警察涌进来，狂吼着打人、抄家、翻东西。大法弟子王洪书被调兵山国保大队的张福才踹断了腰，瘫痪在银北派出所。腰部打上了钢板，后来钢板也被打裂了，才把人放回家。尹丽萍和张波被抓

一家流亡到铁岭的大法弟子。那些不起眼的出租房里，有的没有任何家具，大法弟子全家睡在铺着纸壳和报纸的地上，孩子都不敢出屋，外面还在抓捕……

两起血案

二零零二年大年刚过，邹桂荣流离失所到了尹家。三度重逢，姐妹俩特别高兴。上次写的材料被没收了，邹桂荣要重新写，就在尹家屋后一间冰冷的小房里，写完了她被迫害的经历——竟成绝笔！

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一日，比尹丽萍还要坚强的邹桂荣，死在了抚顺市将军地区十字楼看守所。噩耗传来，尹丽萍全身瘫软，欲哭无泪。

“她刚从咱家离开没几天啊，”尹母不敢相信，一边干活一边哽咽着：“多好的孩子啊！到咱家就干活，尽挑剩菜剩饭吃，懂事懂礼貌……她还有个孩子吧？太可惜了……”

沈阳的王杰听到噩耗，特意来铁岭看望尹丽萍。她们商量着搜集迫害证据，到国际法庭去告状。

四个月后，铁岭警察再次制造血案。十月八日，尹丽萍等人正在写上告材料，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大门，警察涌进来，狂吼着打人、抄家、翻东西。大法弟子王洪书被调兵山国保大队的张福才踹断了腰，瘫痪在银北派出所。腰部打上了钢板，后来钢板也被打裂了，才把人放回家。尹丽萍和张波被抓

二零零零年九月，尹丽萍等人被秘密转入沈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迫害。本文开头的记述，只是马三家迫害的冰山一角。八个月的摧残无法逼她转化，尹丽萍被转入张士劳教所，在男牢被丧尽人伦地折磨四天后，又被转到沈新教养院。在那里她被男女警察群殴，头发被拽掉一地，头被打得几天都抬不起来。



酷刑演示：铐在床

◇龙山劳教，唤醒良知

二零零一年的五月一日，尹丽萍被单独押送沈阳龙山教养院。正好赶上放长假，迫害的警察们也放假了。她绝食鸣冤，值班警察不得不轮番找她谈话，她告诉警察：“在这场邪恶的迫害过程中，我分清了正义与邪恶，我宁死也不跟从恶党做一个千古的罪人。如果不学《转法轮》，我会怎么对待害我的人？所有参与迫害我的，都应该感谢我师父才对。大法教会了我在最痛苦的时候，在失去个人利益的时候，如何去做一个好人。这么好的大法和老师，你不认为我该去敬仰吗？”

慈悲唤醒了警察们的良知，他们都表示这是上指下派，不干没饭吃。教导员张某小声告诉尹丽萍：

二零零零年九月，尹丽萍等人被秘密转入沈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迫害。本文开头的记述，只是马三家迫害的冰山一角。八个月的摧残无法逼她转化，尹丽萍被转入张士劳教所，在男牢被丧尽人伦地折磨四天后，又被转到沈新教养院。在那里她被男女警察群殴，头发被拽掉一地，头被打得几天都抬不起来。



酷刑演示：铐在床

◇龙山劳教，唤醒良知

二零零一年的五月一日，尹丽萍被单独押送沈阳龙山教养院。正好赶上放长假，迫害的警察们也放假了。她绝食鸣冤，值班警察不得不轮番找她谈话，她告诉警察：“在这场邪恶的迫害过程中，我分清了正义与邪恶，我宁死也不跟从恶党做一个千古的罪人。如果不学《转法轮》，我会怎么对待害我的人？所有参与迫害我的，都应该感谢我师父才对。大法教会了我在最痛苦的时候，在失去个人利益的时候，如何去做一个好人。这么好的大法和老师，你不认为我该去敬仰吗？”

慈悲唤醒了警察们的良知，他们都表示这是上指下派，不干没饭吃。教导员张某小声告诉尹丽萍：

“你一定要把你的事让家里人知道，要不然你死了家里都不知道咋死的。江泽民对你们法轮功下死令了，你们死了白死，杀人灭口，明白吗？”在警察的帮助下，在龙山劳教所尹丽萍见到了妈妈、孩子和弟弟……

尹丽萍向寸步不离看管自己的劳教犯——包夹们讲述自己被迫害的真相和法轮功的美好，教她们背《洪吟》，帮助她们解开心结，明白“真善忍”的珍贵。女犯们不再心躁，举止言行在变好。

看到排队打饭的被洗脑转化的法轮功学员，尹丽萍冲到窗口，对着大院食堂高呼：“法轮大法好！还师父清白……”正义之声在龙山劳教所回荡。劳教所害怕了，怕那些沉寂的良知再度醒来，仅仅十天，就把新来的她退回了沈新教养院。

◇二进沈新 生死重逢

在沈新教养院，尹丽萍见到昔日的难友——赵素环等六名女子从张士教养院的“男牢”也活着闯出来了，九位姐妹又一次同舟共济。

尹丽萍继续绝食，赵素环、周艳波也相继绝食抗议，她们强烈要求见沈阳司法局的局长。一天，尹丽萍和赵素环被灌食后见到了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，后来到加拿大反正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。韩广生听完了她们的陈述，答应回去研究。于是她们停止了绝食。

“你一定要把你的事让家里人知道，要不然你死了家里都不知道咋死的。江泽民对你们法轮功下死令了，你们死了白死，杀人灭口，明白吗？”在警察的帮助下，在龙山劳教所尹丽萍见到了妈妈、孩子和弟弟……

尹丽萍向寸步不离看管自己的劳教犯——包夹们讲述自己被迫害的真相和法轮功的美好，教她们背《洪吟》，帮助她们解开心结，明白“真善忍”的珍贵。女犯们不再心躁，举止言行在变好。

看到排队打饭的被洗脑转化的法轮功学员，尹丽萍冲到窗口，对着大院食堂高呼：“法轮大法好！还师父清白……”正义之声在龙山劳教所回荡。劳教所害怕了，怕那些沉寂的良知再度醒来，仅仅十天，就把新来的她退回了沈新教养院。

◇二进沈新 生死重逢

在沈新教养院，尹丽萍见到昔日的难友——赵素环等六名女子从张士教养院的“男牢”也活着闯出来了，九位姐妹又一次同舟共济。

尹丽萍继续绝食，赵素环、周艳波也相继绝食抗议，她们强烈要求见沈阳司法局的局长。一天，尹丽萍和赵素环被灌食后见到了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，后来到加拿大反正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。韩广生听完了她们的陈述，答应回去研究。于是她们停止了绝食。

在中国歌舞升平、形势大好的表面宣传下，人们都记得一九九九年七月延续开来的红色恐怖——打压法轮功，却很少有人知道由此开始了中国亿万人的噩运，数百万人被无辜抓捕拘留、非法关押，数万人被判刑，数十万人被劳教，还有很多人彻底消失（有近四千人已核实被迫害致死）。

数百万人在迫害中被迫流亡，他们不是象中共诬陷的抛弃亲情、离家出走，而是在亲友的帮助下躲避迫害。数百万家庭由此支离破碎，亲情被割裂，社会进入了一个被“盛世”掩盖下的流亡时代。北京的公安以街头上骤增的馒头销量，来估计在北京流亡上访的法轮功人数，二零零一年前后的这个数字常常在百万以上。

二零零二年除夕，孩子在屋外放鞭炮高兴得不想吃饭，屋里却没有过年喜庆，尹丽萍强忍着把饺子塞到嘴里，泪水再也止不住了。小小的铁岭，法轮功学员有多少流亡在这里？有多少在劳教所、监狱里被迫害摧残？几乎每天都能在明慧网上看到被迫害致死的消息。

“你好几年都没有在家过年，好不容易在家过今年还哭啥？”尹母的埋怨，让尹丽萍再也忍不住了，放声大哭，饺子也喷了出来。

饱尝迫害的尹母也落泪了，她和女儿一起洗酸菜、剁馅、和面，又包了三盖帘饺子，分给了一家

在中国歌舞升平、形势大好的表面宣传下，人们都记得一九九九年七月延续开来的红色恐怖——打压法轮功，却很少有人知道由此开始了中国亿万人的噩运，数百万人被无辜抓捕拘留、非法关押，数万人被判刑，数十万人被劳教，还有很多人彻底消失（有近四千人已核实被迫害致死）。

数百万人在迫害中被迫流亡，他们不是象中共诬陷的抛弃亲情、离家出走，而是在亲友的帮助下躲避迫害。数百万家庭由此支离破碎，亲情被割裂，社会进入了一个被“盛世”掩盖下的流亡时代。北京的公安以街头上骤增的馒头销量，来估计在北京流亡上访的法轮功人数，二零零一年前后的这个数字常常在百万以上。

二零零二年除夕，孩子在屋外放鞭炮高兴得不想吃饭，屋里却没有过年喜庆，尹丽萍强忍着把饺子塞到嘴里，泪水再也止不住了。小小的铁岭，法轮功学员有多少流亡在这里？有多少在劳教所、监狱里被迫害摧残？几乎每天都能在明慧网上看到被迫害致死的消息。

“你好几年都没有在家过年，好不容易在家过今年还哭啥？”尹母的埋怨，让尹丽萍再也忍不住了，放声大哭，饺子也喷了出来。

饱尝迫害的尹母也落泪了，她和女儿一起洗酸菜、剁馅、和面，又包了三盖帘饺子，分给了一家

什么人民警察，简直就是流氓！”

小明派出所的警察小王，气愤而又无奈地投来了同情的目光。尹丽萍捡起了收据复印件，一看还是个假的。

沈新教养院知道怎么残害尹丽萍，也无法动摇她对真善忍的信仰。这次干脆不理她，七天不给吃喝，然后直接踢给了监管医院，想让尹丽萍一死了事。

监管医院的女犯们见教她们炼功的人回来了，都很高兴，她们都说保护法论功学员得福报了，从潮湿霉暗的地下室都搬到了地上，重见天日了。仅三天，医院就以“生命濒危”为由，让派出所把尹丽萍抬走。

第二度被劳教，就这样不到十天就结束了，这是尹丽萍拿命换来的。在派出所，尹丽萍的母亲拒绝接收女儿，她跟警察们说：“公安局不抓被告抓原告，这是什么社会？我的女儿谁给接回来的，谁就接走。人都这样了，送给我，你让我这老太太怎么办？我家再也没钱给她治，也没人照顾她，她的孩子我还得照看，我们这个家折腾不起了。我女儿死了就告你们。”说完转身就走。

小明派出所赶紧开车，赶在尹母到家前，把尹丽萍抬回家，转身开车就跑。

流亡时代

什么人民警察，简直就是流氓！”

小明派出所的警察小王，气愤而又无奈地投来了同情的目光。尹丽萍捡起了收据复印件，一看还是个假的。

沈新教养院知道怎么残害尹丽萍，也无法动摇她对真善忍的信仰。这次干脆不理她，七天不给吃喝，然后直接踢给了监管医院，想让尹丽萍一死了事。

监管医院的女犯们见教她们炼功的人回来了，都很高兴，她们都说保护法论功学员得福报了，从潮湿霉暗的地下室都搬到了地上，重见天日了。仅三天，医院就以“生命濒危”为由，让派出所把尹丽萍抬走。

第二度被劳教，就这样不到十天就结束了，这是尹丽萍拿命换来的。在派出所，尹丽萍的母亲拒绝接收女儿，她跟警察们说：“公安局不抓被告抓原告，这是什么社会？我的女儿谁给接回来的，谁就接走。人都这样了，送给我，你让我这老太太怎么办？我家再也没钱给她治，也没人照顾她，她的孩子我还得照看，我们这个家折腾不起了。我女儿死了就告你们。”说完转身就走。

小明派出所赶紧开车，赶在尹母到家前，把尹丽萍抬回家，转身开车就跑。

流亡时代

苦等申诉结果，等来的却是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的警察王树增（音），拿着三个档案袋，来沈新给她们加期。

苦盼的期满释放成了非法加期，这超级打击让她们差点崩溃。她们再次绝食抗议，被关禁闭十一天，被流氓式的野蛮灌食、猥亵、毒打、整夜吊铐，尹丽萍血尿失禁。

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多，沈新教养院的院长刘晶、大队长宋小石、郭勇，院长助理邓阳及两名狱医、三名狱警来到了禁闭室。宋小石把连夜吊铐的尹丽萍放了下来，刘晶说：“江泽民有令，对你们采取灭绝政策，打死白打死，打死算自杀。你们还犯傻，死了这笔帐可别算在我们身上。”这就是沈新教养院的“死前叮嘱”。

尹丽萍、邹桂荣、周艳波被架出了禁闭室，押上面包车出了这层地狱。

◇黑狱深处 带去光明

沈阳大北监狱的地下犯人医院，阴森刺骨，阴气袭来，尹丽萍冷得直打牙颤。她们三人互相搀扶着，穿过一道道铁门，下到了黑狱深处。



酷刑演示：灌食

苦等申诉结果，等来的却是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的警察王树增（音），拿着三个档案袋，来沈新给她们加期。

苦盼的期满释放成了非法加期，这超级打击让她们差点崩溃。她们再次绝食抗议，被关禁闭十一天，被流氓式的野蛮灌食、猥亵、毒打、整夜吊铐，尹丽萍血尿失禁。

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多，沈新教养院的院长刘晶、大队长宋小石、郭勇，院长助理邓阳及两名狱医、三名狱警来到了禁闭室。宋小石把连夜吊铐的尹丽萍放了下来，刘晶说：“江泽民有令，对你们采取灭绝政策，打死白打死，打死算自杀。你们还犯傻，死了这笔帐可别算在我们身上。”这就是沈新教养院的“死前叮嘱”。

尹丽萍、邹桂荣、周艳波被架出了禁闭室，押上面包车出了这层地狱。

◇黑狱深处 带去光明

沈阳大北监狱的地下犯人医院，阴森刺骨，阴气袭来，尹丽萍冷得直打牙颤。她们三人互相搀扶着，穿过一道道铁门，下到了黑狱深处。



酷刑演示：灌食

一个穿便衣的警察，随手关上了一道厚重的隔音铁门

——竟是一面墙形的暗门，里边放风的犯人和水池瞬间不见了。有如地狱魔幻，陡生恐惧。

最后一道铁栅栏门打开，两个女犯带她们进去。“救命啊……”旁边凄厉的叫声犹如无间地狱的哀嚎，又是一阵惊吓。那是一个男政治犯，戴着手铐和脚镣，头发、胡子、脸上都是大便，关在这里十多年了。



酷刑演示：吊铐

她们住在走廊上，看守扔来了满是破洞的发霉棉花套，潮湿得都能拧出水来。走廊尽头的破板屏风后面是大大小小的便盆，她们被刺鼻的气味和霉味浸泡。

2号监室的王大姐见尹丽萍伤的厉害，就把她叫去给了一些生活用品，然后说：“龙山教养院送来的法轮功孙红艳，就被这里男犯拉出去灌食，最后大小便失禁了，不行了被拉走，听说到家就死了。你可要好好活着，教我们也炼炼功。”

在这警察都少来的黑狱底层，女病犯们开始学炼法轮功，听她们讲“真善忍”，背诵大法的《洪吟》

一个穿便衣的警察，随手关上了一道厚重的隔音铁门

——竟是一面墙形的暗门，里边放风的犯人和水池瞬间不见了。有如地狱魔幻，陡生恐惧。

最后一道铁栅栏门打开，两个女犯带她们进去。“救命啊……”旁边凄厉的叫声犹如无间地狱的哀嚎，又是一阵惊吓。那是一个男政治犯，戴着手铐和脚镣，头发、胡子、脸上都是大便，关在这里十多年了。



酷刑演示：吊铐

她们住在走廊上，看守扔来了满是破洞的发霉棉花套，潮湿得都能拧出水来。走廊尽头的破板屏风后面是大大小小的便盆，她们被刺鼻的气味和霉味浸泡。

2号监室的王大姐见尹丽萍伤的厉害，就把她叫去给了一些生活用品，然后说：“龙山教养院送来的法轮功孙红艳，就被这里男犯拉出去灌食，最后大小便失禁了，不行了被拉走，听说到家就死了。你可要好好活着，教我们也炼炼功。”

在这警察都少来的黑狱底层，女病犯们开始学炼法轮功，听她们讲“真善忍”，背诵大法的《洪吟》

杰的亲属家闭门修炼，身体在渐渐恢复。

后来沈阳的赵素环找到了她俩，三人决定写好上诉材料到北京上告。

她们哪里知道，中共已经邪恶到了“禁止法轮功告状，告状就被抓”的地步！她们到了北京还没告呢，就被北京警察抓了，交给了东北的警察。尹丽萍被抓进了调兵山看守所。

告状就要被劳教——中共从此开了这个恶劣的先河。不经审判，国保大队的警察方建业就把尹丽萍押到了沈新教养院。教养院听说尹丽萍又来了，坚决不收！最后方建业从尹丽萍身上抢走了八千三百元钱给了教养院，教养院才收人。

二度劳教 舍命十日还

尹丽萍这是第四回进沈新劳教所了。第一次被劳教，她在沈新劳教所三进三出，最终也没屈服。这次沈新把尹丽萍直接塞进了禁闭室。



酷刑演示

没过二十分钟，方建业带着警察就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，拿着一张八千三百元收据的复印件，要换走收据原件。尹丽萍不答应，方建业就强行搜身，乱掏、乱摸、殴打……最后拽断了尹丽萍的胸罩，从罩杯里抢走了收据原件。尹丽萍大声哭喊：“你是

杰的亲属家闭门修炼，身体在渐渐恢复。

后来沈阳的赵素环找到了她俩，三人决定写好上诉材料到北京上告。

她们哪里知道，中共已经邪恶到了“禁止法轮功告状，告状就被抓”的地步！她们到了北京还没告呢，就被北京警察抓了，交给了东北的警察。尹丽萍被抓进了调兵山看守所。

告状就要被劳教——中共从此开了这个恶劣的先河。不经审判，国保大队的警察方建业就把尹丽萍押到了沈新教养院。教养院听说尹丽萍又来了，坚决不收！最后方建业从尹丽萍身上抢走了八千三百元钱给了教养院，教养院才收人。

二度劳教 舍命十日还

尹丽萍这是第四回进沈新劳教所了。第一次被劳教，她在沈新劳教所三进三出，最终也没屈服。这次沈新把尹丽萍直接塞进了禁闭室。



酷刑演示

没过二十分钟，方建业带着警察就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，拿着一张八千三百元收据的复印件，要换走收据原件。尹丽萍不答应，方建业就强行搜身，乱掏、乱摸、殴打……最后拽断了尹丽萍的胸罩，从罩杯里抢走了收据原件。尹丽萍大声哭喊：“你是

生给她输液。几天之后她清醒了些，但还是吃什么吐什么，靠喝一点汤水维持着。就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当地派出所、街道就来家骚扰。

“你整个辽宁省都出名了，派出所和公安局对你这类人物是要随时掌握情况的。”警察见人没死，就开始威胁了。

“还不想让我们老百姓活了！”尹丽萍的母亲愤怒了，“我孩子被六家教养院迫害成这样，我们还没告你们呢！……”

警察和街道的人没趣地走了。没两天，调兵山的国保大队长张福才、刘福堂带领一帮派出所和街道的来抓人。孩子吓得不知哪里躲藏，邻居们也交头接耳。警察见尹丽萍还没脱离危险，才罢休。

街道、派出所不断地骚扰，摆出了身体恢复了就抓人的架势。母亲无奈地说：“你逃命去吧。”尹丽萍看着熟睡的儿子，心如刀绞。

逃亡、告状、被抓

二零零一年九月初，尹丽萍拖着内伤的身体流亡沈阳，找到了王杰和邹桂荣。劳教所里患难的姐妹又一次生死重逢，她们抱在一起，由笑而哭，不久又破涕为笑，恍如隔世。

邹桂荣也是在家里被警察骚扰得没法呆，才来沈阳投奔王杰的。那时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正紧，人们谈“法轮功”而色变。尹丽萍和邹桂荣躲在王

生给她输液。几天之后她清醒了些，但还是吃什么吐什么，靠喝一点汤水维持着。就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当地派出所、街道就来家骚扰。

“你整个辽宁省都出名了，派出所和公安局对你这类人物是要随时掌握情况的。”警察见人没死，就开始威胁了。

“还不想让我们老百姓活了！”尹丽萍的母亲愤怒了，“我孩子被六家教养院迫害成这样，我们还没告你们呢！……”

警察和街道的人没趣地走了。没两天，调兵山的国保大队长张福才、刘福堂带领一帮派出所和街道的来抓人。孩子吓得不知哪里躲藏，邻居们也交头接耳。警察见尹丽萍还没脱离危险，才罢休。

街道、派出所不断地骚扰，摆出了身体恢复了就抓人的架势。母亲无奈地说：“你逃命去吧。”尹丽萍看着熟睡的儿子，心如刀绞。

逃亡、告状、被抓

二零零一年九月初，尹丽萍拖着内伤的身体流亡沈阳，找到了王杰和邹桂荣。劳教所里患难的姐妹又一次生死重逢，她们抱在一起，由笑而哭，不久又破涕为笑，恍如隔世。

邹桂荣也是在家里被警察骚扰得没法呆，才来沈阳投奔王杰的。那时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正紧，人们谈“法轮功”而色变。尹丽萍和邹桂荣躲在王

诗。女犯们渐渐不再骂人了，不再贪占别人的东西。她们三人重伤的身体，炼功后也恢复了一些元气。

◇三进沈新 灭尽人伦

二零零一年的六月五日，本以为她们会死在大北监狱地下医院的沈新教养院警察，见她们炼功恢复了，还教别人炼，恼羞成怒。

她们被拉回沈新，被灭尽人伦地迫害。一顿电棍之后，尹丽萍和邹桂荣被拖进禁闭室。下午，一群男女警察和男犯们象土匪一样闯来，扒光了尹丽萍的衣服扔进厕所。她被群殴，头发被拽了一地。尹丽萍痛苦地回忆着：那时自己大脑一片空白，用人类任何语言都没法描述那种伤痛和耻辱。隔壁传来邹桂荣的撕心裂肺的哭声，这是她第一次在邪恶面前哭啊，她也遭受同样的厄运。



酷刑示意图：多根电棒电

魔鬼们淫笑着退去了，尹丽萍无声地流下了两行泪水，她思念儿子，但不能再忍受这非人的屈辱，一头撞向了厕所边上唯一带角的墙垛……

警察们跑来把她单手铐在地面的铁网上，看尹

诗。女犯们渐渐不再骂人了，不再贪占别人的东西。她们三人重伤的身体，炼功后也恢复了一些元气。

◇三进沈新 灭尽人伦

二零零一年的六月五日，本以为她们会死在大北监狱地下医院的沈新教养院警察，见她们炼功恢复了，还教别人炼，恼羞成怒。

她们被拉回沈新，被灭尽人伦地迫害。一顿电棍之后，尹丽萍和邹桂荣被拖进禁闭室。下午，一群男女警察和男犯们象土匪一样闯来，扒光了尹丽萍的衣服扔进厕所。她被群殴，头发被拽了一地。尹丽萍痛苦地回忆着：那时自己大脑一片空白，用人类任何语言都没法描述那种伤痛和耻辱。隔壁传来邹桂荣的撕心裂肺的哭声，这是她第一次在邪恶面前哭啊，她也遭受同样的厄运。



酷刑示意图：多根电棒电

魔鬼们淫笑着退去了，尹丽萍无声地流下了两行泪水，她思念儿子，但不能再忍受这非人的屈辱，一头撞向了厕所边上唯一带角的墙垛……

警察们跑来把她单手铐在地面的铁网上，看尹

丽萍没死，只是昏迷，便径自离去。

第二天，男犯来刨掉了墙垛，铐在地上的尹丽萍赤裸着，被男犯们观看羞辱。一群男女警察和男犯们又冲了进来，给她套上劳教服，把她双手铐在了铁网上，尹丽萍大口吐血。

以后的数日，尹丽萍每天被男犯们拽着四肢，拎去灌食。经过大院时，尹丽萍都要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沈新教养院迫害好人天理难容。法轮功（学员）被超期关押在这里，不让见家人。沈新教养警察执法犯法随意打人，野蛮灌食，是他们在断我们的亲情。不要听信电视的谎言……”

被剃了头发的劳教犯人“光头”们在各层楼的铁窗前聚集，不少劳教人员竖起大拇指，有的还向她敬礼。

一天，禁闭室窗外递进来一瓶可乐和一个面包，一个打扫院子的男孩在窗栏外说：“大姐你真伟大，真了不起！这是楼上一个哥们给你的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佩服你！你有什么事快跟我说，我们都会帮你。”

尹丽萍说：“你快记下我家的电话，一定要想办法叫家人知道我在这儿被迫害呢。”男孩说接见时会

12



丽萍没死，只是昏迷，便径自离去。

第二天，男犯来刨掉了墙垛，铐在地上的尹丽萍赤裸着，被男犯们观看羞辱。一群男女警察和男犯们又冲了进来，给她套上劳教服，把她双手铐在了铁网上，尹丽萍大口吐血。

以后的数日，尹丽萍每天被男犯们拽着四肢，拎去灌食。经过大院时，尹丽萍都要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沈新教养院迫害好人天理难容。法轮功（学员）被超期关押在这里，不让见家人。沈新教养警察执法犯法随意打人，野蛮灌食，是他们在断我们的亲情。不要听信电视的谎言……”

被剃了头发的劳教犯人“光头”们在各层楼的铁窗前聚集，不少劳教人员竖起大拇指，有的还向她敬礼。

一天，禁闭室窗外递进来一瓶可乐和一个面包，一个打扫院子的男孩在窗栏外说：“大姐你真伟大，真了不起！这是楼上一个哥们给你的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佩服你！你有什么事快跟我说，我们都会帮你。”

尹丽萍说：“你快记下我家的电话，一定要想办法叫家人知道我在这儿被迫害呢。”男孩说接见时会

12



叫哥们想办法。尹丽萍又说：“你快把吃的拿走，别让警察看见给你加期。”男孩伸头看到尹丽萍双手被铐着，迅速把可乐和面包揣进怀里，边扫地边失望地说：“我好不容易带到这的。”

警察郭勇看到楼上楼下的男犯们善心萌动，都在赞叹这个“法轮功”，惊恐万分，再不敢让尹丽萍去大院了。郭勇揪着尹丽萍的头发，猛击她的后腰，边打边说：“谁迫害你了，谁看见我打你了，你给我找出证人，有能耐你去告我！”尹丽萍伤得很重，被拉到医院拍了片子。诊断结果却瞒着她。

禁闭室的铁门再次打开，警察开了尹丽萍的一只手铐，递来一袋饺子说：“教养院的饭你不吃，这是你妈妈送来的，你该吃了吧？”

尹丽萍泪如雨下，这里不让母女相见，反诬法轮功学员不要亲情。原来那个扫地的男孩真的帮了她，劳教犯托人打电话找到了尹丽萍的妈妈。一时失足的劳教犯们，比这些道貌岸然的警察还要善良。

在酷刑的摧残下不屈服的尹丽萍，第一次被非法劳教，就在六个劳教所之间八度辗转，受尽了折磨和凌辱，熬到释放时已经快不行了。可是迫害的黑手仍不罢休，又先后三次把她打入劳教所！

短暂的自由

在沈新劳教所苦熬到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，奄奄一息的尹丽萍被用担架送回家，母亲立刻去找医

13

叫哥们想办法。尹丽萍又说：“你快把吃的拿走，别让警察看见给你加期。”男孩伸头看到尹丽萍双手被铐着，迅速把可乐和面包揣进怀里，边扫地边失望地说：“我好不容易带到这的。”

警察郭勇看到楼上楼下的男犯们善心萌动，都在赞叹这个“法轮功”，惊恐万分，再不敢让尹丽萍去大院了。郭勇揪着尹丽萍的头发，猛击她的后腰，边打边说：“谁迫害你了，谁看见我打你了，你给我找出证人，有能耐你去告我！”尹丽萍伤得很重，被拉到医院拍了片子。诊断结果却瞒着她。

禁闭室的铁门再次打开，警察开了尹丽萍的一只手铐，递来一袋饺子说：“教养院的饭你不吃，这是你妈妈送来的，你该吃了吧？”

尹丽萍泪如雨下，这里不让母女相见，反诬法轮功学员不要亲情。原来那个扫地的男孩真的帮了她，劳教犯托人打电话找到了尹丽萍的妈妈。一时失足的劳教犯们，比这些道貌岸然的警察还要善良。

在酷刑的摧残下不屈服的尹丽萍，第一次被非法劳教，就在六个劳教所之间八度辗转，受尽了折磨和凌辱，熬到释放时已经快不行了。可是迫害的黑手仍不罢休，又先后三次把她打入劳教所！

短暂的自由

在沈新劳教所苦熬到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，奄奄一息的尹丽萍被用担架送回家，母亲立刻去找医

13